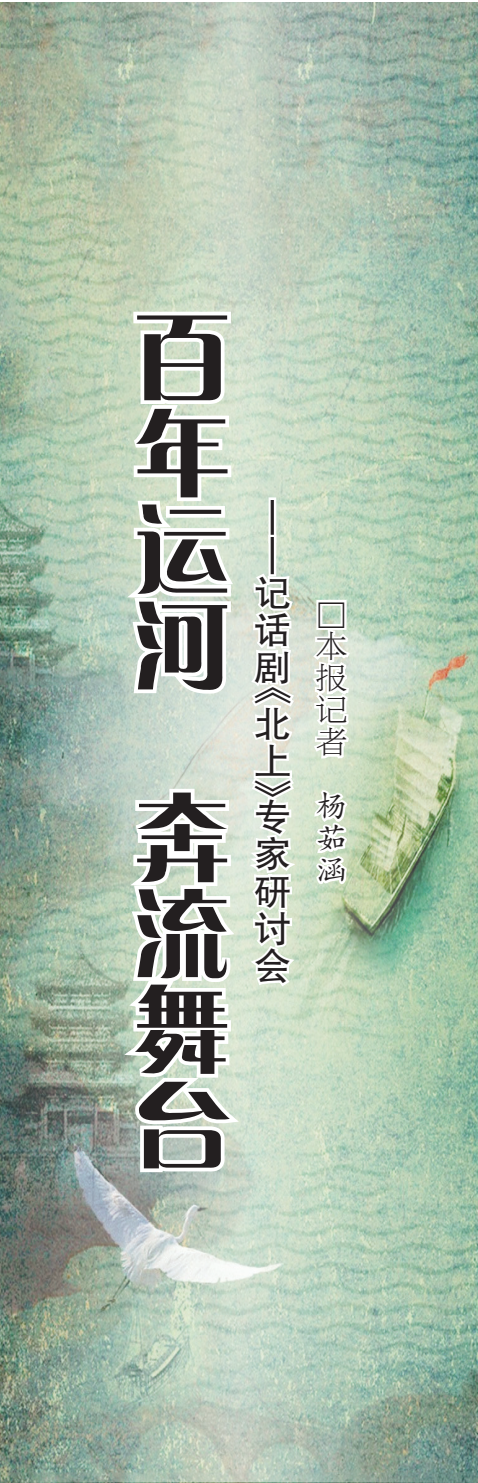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杨荔涵

记话剧《北上》专家研讨会

转换,增强了叙事层次与表现力。“这些努力使得该剧最终的呈现令人眼前一亮,在话剧舞台的艺术表达上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

“将一部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并非简单的挪用或移植,而是需要戏剧艺术家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和劳动。”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注意到,近年来,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由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北上》在情节叙事与舞台呈现方面处理得尤为出色,不仅在有限篇幅内将河流与人的命运巧妙交织,更通过历史与现实时空的交错与切割,实现了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在他看来,剧中多处现代人物与历史人物穿插的场景处理自然贴切,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舞台呈现和台词设计上都颇具深度,技术实现难度很大。毛时安认为,一部优秀的舞台作品应当具备高度的综合性,各种艺术手段既要有新意,又要和谐统一,最终使改编作品成为有机而浑然天成的整体。“这部剧作具有庄重而大气的历史品相,整体风格宏大沉稳。观看时,仿佛目睹大运河自杭州一路向北奔流至通州,沿途的风俗人情、文化底蕴与人物命运变迁,皆融汇于这部充满运河文化内涵的话剧中。”演出中有一幕令他印象深刻:当预示“有一条船要下来了”时,观众无不翘首以盼。随着船体缓缓降下,人物群像于船上逐步展开,故事娓娓道来。这艘船的设计似船非船,写意而现代,巧妙唤起了当代观众的共鸣与亲切感,也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辽宁省剧协副主席郑永为认为,该剧剧本为整个舞台呈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实现了从文学艺术到剧场艺术的创造性转化。“这部小说结构新颖、底蕴丰厚,改编难度较大。而话剧版本精准提炼并保留了原作中几乎所有精彩、打动人心的内容,在保留故事性的同时,几乎没有冗余或枯燥之处。”在他看来,该剧的剧本进行了高质量的艺术再创造,例如天香这一角色,在原著中仅寥寥数笔,但在舞台上被塑造成一个形象鲜明、意义重要的人物。这种改编既贴合其原有命运轨迹,又极大地丰富了舞台表现。”该剧不仅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跨媒介转化,也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样本。”

以舞台调度与视觉意象缝合运河百年叙事

面对改编后的剧本,导演需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舞台思维,进行艺术的“再翻译”与空间的“再创造”。他不仅要精准把握文学内核,更需运用综合舞台语汇,将文字转化为既有叙事张力又具审美意蕴的立现场。导演既是创作者,也是引领者,须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构建出跨越时空的叙事场域,引导观众沉浸于戏剧情境之中。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在二度创作中努力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对诗意的追求。并将对美的追求贯穿始终。二是在从小说到戏剧的整体舞台呈现中,积极探索富有意味的演出形态与形式,力求通过创意性的舞台语言,将文学的叙事魅力与戏剧的现场感染力有机融合,从而让观众在视听与情感的双重体验中获得更深刻的艺术共鸣。

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艺术局局长汪守德认为,话剧《北上》成功地将文学原著的厚重、深邃、灵动与通透在戏剧舞台上进行了出色呈现。“导演在二度创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展现出丰富的艺术想法,并充分调动自身积累,将这部厚重的作品打造得极具观赏性。”在他看来,这部剧的舞台画面干净利落,构图感极强且富有美感,整体视觉营造十分讲究。舞美与灯光巧妙配合,不仅真实还原了运河风情,更赋予其诗意的格调,实现了人与景的完美交融。主创团队精心选取各地独特景致、人文风貌与地域音乐,为舞台场景注入鲜活与光彩,呈现出强烈的岁月质感,既鲜明体现了地域特色,又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章抗美谈到,话剧《北上》是一部在视觉呈现上极具探索与创造力的作品。该剧大胆地将三维与二维空间、立体与平面造型、具象与抽象元素交错并置,更通过时空并置手法,使古今叙事在同一时间内平行展开。这种处理虽极具冒险性,却展现出导演深厚的功力,成功将多重差异元素融合为有机的整体。导演善于通过人物动作在动态中刻画角色,使谢平遥、小波罗、船长等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生动而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导演还擅长调度舞台上的群体演员,塑造出众多与剧情情感高度契合的个人形象与群像,进一步强化了舞台表现力。“这一切形式上的创新与整合之所以能够成立,归根结底得益于文学内核的支撑和人物塑造的成功,从而使作品在视觉与叙事层面均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

在“动态生长”中实现与观众的对话

一部戏剧作品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被搬上舞台那一刻起,修改与打磨便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动态的、生长的过程,也是作品从“完成”走向“完美”的必经之路。创作团队会根据观众反馈、舞台实际效果以及演员状态,对剧本节奏、舞美设计、表演细节等方面进行反复调整。这种基于多方互动与反思的持续完善,不仅让作品日臻成熟,也使其在与观众的一次次生动对话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报》原副总编辑赵仇已是第三次观看话剧《北上》,她深切感受到该剧自首演一年来持续打磨所实现的显著提升。在不断精进的过程中,作品愈发趋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追求。“修改后的《北上》在舞台意象的营造上更加凝练而富有诗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即便是幕间无戏的片刻,也通过水韵流动与干冰渲染等艺术手法,将运河的意象转化为情感与思想的无声流淌,使整个演出节奏张弛有度,意境深远。”在她看来,该剧通过深入刻画每个人物的命运轨迹,构建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中国”形象,生动传达出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在历经多次修改后,该剧不仅戏剧结构更加完整,文化表达也更具穿透力,能够引导观众从个体命运延展至对文明脉络与未来发展的多层次思考。“作为一部深度展现大运河文化的话剧,《北上》在艺术呈现与文化承载方面均展现出新的高度。它不仅是舞台艺术的成果,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载体。”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刘玉琴在观看“周年版”《北上》后,认为与初版相比,此次演出在叙事上更加简洁、流畅和清晰,充分吸纳了此前专家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有效调整。她谈到,该剧实现了艺术上的“再出发”与“再生长”,不仅依托优质文学基础进行提炼与重建,更通过创造性舞台开发,跃升为一种优质的视觉呈现,体现出独到而深厚的艺术追求。在她看来,该剧以“几家人、一条河、一百年”为框架,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传递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韵。剧中融汇历史、现实与外来的三重视角:1901年几个家族向北眺望未来,现实视角回望历史,而意大利人“小波罗”及其最终成为中国老人的弟弟,则代表西方视角凝视中国。多种视角交融碰撞,共同构建出人类命运交织的意象体系,赋予作品难得的思想深度。“尤其在经过多次修改后,台上上形成了良性互动。主创团队拓展了话剧文本的表达空间,并以诗意、宏阔且流动的舞台语言,展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深厚的戏剧力量。”

浙江省导演学会常务副会长、一级导演倪东海谈到,该剧历经数年精心打磨,实现了从文本到舞台的整体性飞跃。“修改后的情节推进更为合理,人物关系更具说服力,叙事结构与时空处理更趋精炼与清晰。导演的手法干净洗练,克服了先前可能存在的喧宾夺主问题,使舞台焦点高度集中,有效服务于核心主题的表达。”他敏锐地观察到,导演在演员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引导演员超越单纯依赖技术表演的层面,深刻理解并内化角色情感,实现了从“成熟”到“优秀”的质的飞跃。多次修改紧紧围绕“立人物”这一核心,通过精准的细节刻画,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正是演员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湛诠释,才使整部戏牢牢立在了舞台上。”

一级编剧林蔚然分享了散戏后的观众反馈:一位9岁的小观众看完演出后,竟然能准确描述出剧中双线叙事的结构。这让她意识到,经过修改后的作品在叙事方面变得更加清晰易懂。她认为,“周年版”不仅更加成熟、轻盈与自由,还在舞台上实现了诗性与戏剧性的高度融合。此外,该剧的叙事节奏也更为紧凑,双线交织自然流畅,时空转换清晰而富有韵律感。“演员表演细腻精准,情感层次丰富,肢体语言与台词节奏相得益彰,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充分展现了主创团队在艺术探索上的成熟与突破。”

此次研讨会由中央戏剧学院与杭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主办。话剧《北上》曾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5年度资助项目、中国文联2024年重点创作目录支持类项目、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舞台艺术揭榜挂帅资助项目等。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上,该剧作为开幕大戏上演。在日前发布的第九届华语戏剧盛典年度榜单中,该剧获5项提名,并荣获评委会推荐剧目和最佳投资方。今年10月,该剧将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参加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终评。



■编剧的话

一条河、几家人、百年史

□解 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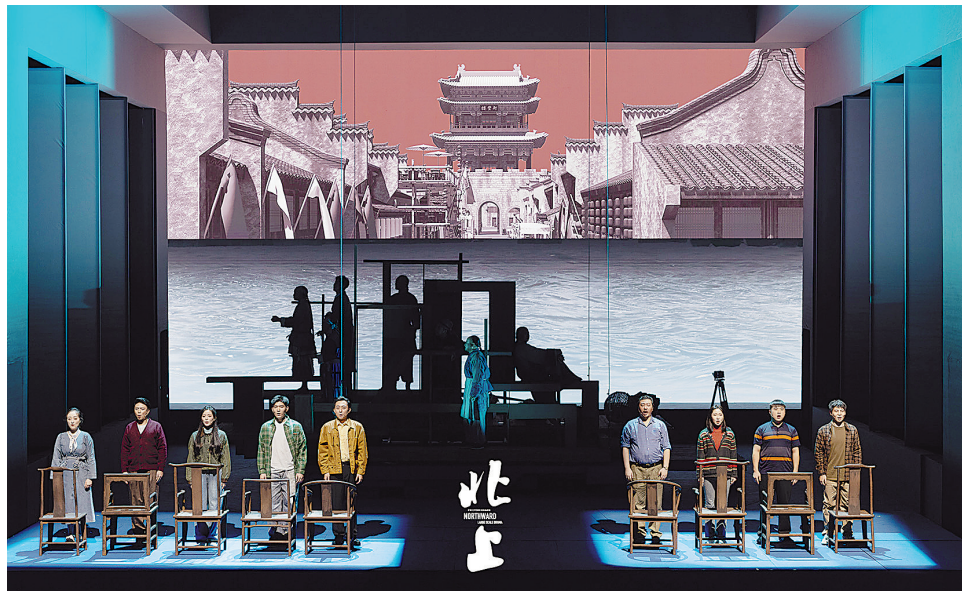
2020年初,当我初次读到徐则臣的小说《北上》时,便被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情怀深深打动,一心想要将其搬上话剧舞台。徐则臣生于江苏东海、长于运河岸边,对运河的深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后来,恰逢我与李伯男导演在江苏排戏,因缘际会,我们成功获得了这部作品的改编权。

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始终与运河血脉相连。我们坚信,这座城市最有责任、也最具能力,以话剧的形式讲述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因此,话剧《北上》的筹备早于同名电视剧,从最初就确立“最大程度尊重原著”的创作原则,以意大利人“小波罗”的运河寻亲之旅为主线,依托其特殊的外来者视角,勾勒出1900年前后运河两岸的中外众生相。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并未依赖强烈的外部戏剧冲突,而是以舒缓深

沉的笔调,映照出大运河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话剧结构中,我们重点选取杭州、扬州、淮安、聊城、通州等运河沿线的关键节点,让舞台成为运河时空交错的精神道场。整个创作过程,于我而言,是一场身为运河儿女的自觉奔赴。我们希望用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不仅呈现运河曾经的苦难与辉煌,更传递其奔涌不息的生命力,尤其对于年轻观众,愿他们能从中读懂这条河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情感,并在未来继续书写属于运河的新篇章。

这条跨越两千多年的人工长河,是中华民族生命的图腾,它无声地见证着一代代人的聚散浮沉,也沉淀了整个民族的集体命运与精神故乡。在杭州这座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里,运河更赋予我们无尽的灵感与使命。



■导演的話

在舞台之上 重走一条精神之河

□李伯男

从小说到舞台,《北上》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历险与运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的文学厚度与文化价值,要求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真正的戏剧性,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构建出属于舞台的审美表达。更艰难的是,如何将小说中复杂交错的多线叙事和时空结构,转化为剧场中可视、可感、可共情的演出形式。这是一次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探索,每一步都是跌跌撞撞,却也走得痛痛快快。

这部剧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经杭州、扬州、淮安、聊城,最终抵达通州。尤其到了聊城,几代人的命运、多条线索、多种精神色彩在这个空间里交汇融合。舞台之上,不同时空的情节并置、叠加、碰撞,观众仿佛同时观看三台戏在彼此呼应,最终所有线索收束于一张跨越百年的“大合影”。落幕之时,每个角色仍活在自己的生命逻辑与细节之中,他们不仅映照历史与现实,也带领观众一同凝视运河、思考民族命运,完成一场哲学的、诗性的映照。

《北上》原著具备强烈的史诗品格,作者以深厚的情感与文化认同,书写了大运河作

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深远意义。它不只是一种地理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方向。这条人工开凿的运河,不同于长江、黄河等自然江河,它由国家力量铸就,也随国运兴衰而起伏,贯穿南北、沟通漕运,更承载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衔接的使命。它静静地流淌,却见证了两岸儿女所有的生死爱恨、迷茫与渴望。

在改编过程中,我们抓住了一条具象的船——意大利人“小波罗”和他的“晚清旅行团”,借他们的眼睛与遭遇,展开一段跨越时空的运河之旅。话剧《北上》不仅要讲故事,更要传递出大河奔流、生命不止的恢宏气质。北上,不仅是地理的行进,更是精神的溯源。

作为创作者,我生于运河最北端的北京,又曾在杭州长期生活,对这条河流充满敬畏与亲切。它连通的不仅是地域,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舞台剧的魅力在于,每一场演出都是新的。这也正是舞台创作既令人焦虑、又无比幸福的原因。愿观众走进剧场,与我们一同在“北上”中见证这条河、这些人、这段历史,以及彼此之间那份无法割舍的文化血脉。



本版图片由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提供